

诗路花语

太阳河(外一首)

周济夫

远古太阳鸟，鏖然坠此河。热能青电进，光谱紫霞穿。襟袖随流曲，稻香入梦多。故园筑响绝，消息隔烟萝。

万泉河

五指溢瀚出，沿途汇万流。醴甘滋乐邑，塔古印汀洲。整石思渔唱，云旗忆战讴。何当归梓里，日夕慰愁眸。

拍花记(外一首)

刘建

其实它们不是在等待我的镜头它们自在、明亮，兀自守着小小的芬芳河畔的两朵蓝色小花，掩映在绿叶中好像是蓝天掉下来的两小块初升的阳光，给它们留下小小的阴影：没有抹掉的夜色的痕迹它们用摇曳的身姿，描绘路过的微风用凸出的花蕊，比喻来访的蜜蜂用蓝色的花瓣，形容起舞的蝴蝶它们接受过露珠的吻，接纳过鸟儿赞美的甚至，隐藏着星星悄悄说出的秘密河畔绿草如茵，野花星布流水带着花香走向远方。两朵蓝色小花冒号一样，说出朴素、热爱以及向往此时，无论变焦还是广角我都无法表现它们的善和美就像万物对大地的感恩，无法描述

落叶归途

落叶一直在归途中。当它们在树枝上，只是一种幻觉落叶和树木保持天然的一致性飞鸟和白云，途经天穹时山谷里传来的回声，在叶脉中汹涌不已此时，一枚落叶正在寻找风中的庙宇母亲一样，说出朴素、热爱以及向往此时，无论变焦还是广角我都无法表现它们的善和美就像万物对大地的感恩，无法描述

月夜诗潮

杨彩霞

一弯新月瘦削钻进填满暮色的西楼流云浅浅，几粒星子调皮抽出一册陈旧的古籍沾一点茶香，印在扉页之上以茶代酒，邂逅李杜名篇风敲打台上的牛鞭摆时间的指针，和着蟋蟀的低鸣细数岁月的故事遥远的银河闪烁，习惯于升起一道光芒，又陨落某个星辰柔弱的笔尖，在笺上徘徊思绪碰撞时间的沙漏洒落一地珠玑诗潮的海岸线缓缓退去几粒文字，在沙滩中搁浅提起的笔，又轻轻放下

冬日来信

陶鹏

街灯昏黄行人匆匆他们的呼吸化成一缕白烟在空中消散落叶飘零如同寄往远方的信笺诉说秋天的眷恋掠过枯枝的寒风在窗根上轻轻叩响仿佛在低语着冬日的秘密我捧一杯热茶任思绪随着热气飘向远方那儿，或许正下着雪或许，正有人在思念着我



投稿邮箱 hnbzpb@163.com

云淡风轻近午天

文艺随笔

孔见

元丰八年(1085年)6月初,天气异常炎热,满城的牡丹花早已凋谢殆尽。理学家程颢(1032年2月—1085年7月)已经病得很重了,接到出任宗正寺丞诏令的时候,长长的胡须也无心打理。正值仰望头顶上晕眩的深渊,程颢感念太皇太后的知遇,却无法举步前往东京。在弟弟的印象中,哥哥“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程颢《明道先生行状》)。人们都认为,像他这样的有道之人,应该能够寿比南山,此次犯病不过是普通的头疼脑热罢了。然而,接到诏书不过十天,程颢就倒下了。

自从熙宁五年(1072年)陪侍父亲返回洛阳,程颢经历了许多事情。先是师尊周敦颐逝世,后来受命前往扶沟,出任知县一职。元丰四年(1081年),与弟弟程颐一起寓居颍昌,以讲学授徒为务,过着十分清简的生活。一路上,他都带着自己的父亲程颢。老人家性格乐天,到哪里都受人欢迎,精气神看起来比两个儿子还要健旺。元丰六年(1083)九月,通过请托,程颢得以在靠近家乡的汝州,找了个管理酒税的职位。这与他的才华实在太不匹配,却可暂时补贴家用。

自从跟随老师周敦颐寻找“孔颜乐处”,程颢就走上了身心修行的道路。二十多年来的历程,让他深感转变习性、止于至善的困难。年轻时,他一度迷恋打猎,常骑马射箭,追求百步穿杨、一箭双雕的感觉,打猎猎物,哪怕是一只兔子,都兴高采烈,完全不考虑兔子及其母亲的感受。后来,潜心格物致知,兴趣也渐渐转移了。一次,拜见周敦颐时,他向老师报告:自己的习性已经改变,对游猎已经没有兴趣了。

当时,程颢自己其实并不承认,但也不好反驳师尊。多年以后,在返回洛阳的途中,他看到一群人鞭策快马,在田野里追逐猎物,心里便蠢蠢欲动,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很想加入队伍中。此时,他才明白过来,老师说的是真相,自己还需要在实景中去历练,否则,关起门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刚刚上任扶沟知县,程颢就出台一项规定:百姓无须递交纸状,就可径入衙门面见自己。他聆听百姓的倾诉,如同弟子聆听老师上课一般。到下面巡察,看到贫苦人家的生活惨状,他脸上便流露出受伤的表情,仿佛心里被深深地砍了一刀。县衙大院的上方,悬挂的“视民如伤”四个大字,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将官员与百姓的关系,比喻成园丁与花草,园丁必须辛勤浇灌,细心呵护,但不能随意采摘与践踏。他的治理崇尚宽厚,教化为先,刑罚随后,可谓儒里法表。扶沟这个地方素来盗贼猖獗,每年发生的强盗抢劫事件,多达十数起。但在任上,几乎全年都没有什么治安事件发生。

在任职过的地方,程颢都像大雁一样,留下清脆的政声。不过,和弟弟相同,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明心见性、修练人格、演述经典、创立学派、教书育人、赓续儒家思想的法脉。在扶

沟时,就有谢良佐、吕大临、周纯明等学子,陆续从各地前来,跪倒在他的门前。将他们从尘埃里扶起时,程颢感到了为人师表的重要性。他为人温文尔雅,浑身充满“和粹之气”,接物温如春风,待人润似时雨,可谓应物无伤,深得门下弟子的爱戴,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与他交往数十年的门人和亲友,从未见他有过“忿厉之容”。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阵清风,他的施教如同清风化雨,渐渐沥沥。有一回,程颢在书房里人神地阅读。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有毒的蝎子爬到他衣服上。有个弟子发现,便提醒他不要动,并找筷子把蝎子夹了下来,然后问老师如何处置这只毒物?程颢说:这是相当为难的审判,杀了它则伤仁,放了它则害义。他沉吟许久,最后说:还是拿到远处的野外去,放它一条生路吧。对待毒虫都是这种态度,何况是人。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就是“道”。道也被称为“天道”,是天地万物造化的母体,一切事物都从它的运行中获得自身。道在幽明之间,不局限在人的感官意识范围,因此,只有越过见闻觉知,推开潜意识的“玄牝之门”,才可领悟其中奥秘。相对而言,性、德、理、气等,都是次一个层级的范畴,皆从属于道,因此有“道德”“道理”等的组词。其中,“理”一词的意思,原本是玉石纹理的引申,是对事物存在机理和运行轨迹及规律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往往是线性的,不同于道非线性的浑然性。

北宋时期,道与理的从属关系终于被解构,“始作俑者”就是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把“理”视为最高的本体和万物存在的根源。他们将“天”与“理”并称,“道”与“理”齐观,用“天理”来替换“天道”范畴,断言“天即理也”(《河南程

爷爷的一生,像是一本泛黄的旧书,页边早已磨损,但字迹依旧清晰。在街坊四邻的眼中,他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总是笑呵呵的,对谁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然而,最近这段时间,爷爷似乎变了个人似的,让奶奶也感到困惑不已。

记得那天下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院子里,爷爷坐在摇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已经翻到一半的书,眼神却飘向了远方。奶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喊了几声“老头子”,爷爷才回过神来,应了一声。这样的场景,在过去是不会出现的,但最近却变得有些不同寻常。

奶奶说,爷爷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有时候会偷偷摸摸地出门,回来时手里总拿着些新奇的东西。有一次,他竟然带回了一台小型的录音机,说是要录下自己的声音,留作纪念。奶奶笑着摇头,心想这老头子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但是,爷爷的变化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小事儿上。他开始对家里的事情指手画脚,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与奶奶争执起来。比如,家里的旧沙发该换了,爷爷坚持要买一套新的,而奶奶则认为修补一下还能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让奶奶感到既好笑又无奈。

有一天,爷爷突然宣布他要学习电脑。这让全家人都大吃一惊,毕竟在这个年纪,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而爷爷却要挑战新鲜事物。奶奶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担心得紧。她怕爷爷累着自己,又怕他因为学不会而沮丧。

然而,爷爷的决心似乎很坚定。他每天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学习打字、上网、使用各种软件。有时候,他会因为一个小问题而苦恼半天,但他总是不放弃,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看着爷爷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家里人都感到既感动又敬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爷爷的电脑技术越来越好,他甚至开始尝试在网上与人交流,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他还加入了一个老年人的电脑学习群,经常与其他成员讨论问题,互相帮助。爷爷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他的笑容也更加灿烂了。

奶奶开始意识到,爷爷的“叛逆期”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让爷爷找到了新的乐趣,也让他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奶奶不再抱怨,反而开始支持爷爷的各种尝试。她甚至也跟着爷爷一起学习电脑,两人一起探索这个新鲜的世界。

现在,每当夕阳西下,爷爷和奶奶就会坐在电脑前,一边品茶,一边聊天。他们会谈论今天在网上看到的有趣事情,或者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这样的情景,成为了家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爷爷的“叛逆期”,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带来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反而成为了一家人共同成长的契机。

爷爷的「叛逆期」

人生况味

子安

步秋

张晓云

海南秋日似春朝。我走在滨海大道旁的林木葱茏间,往万绿园、海口湾方向,发现纵横交错的路,皆以植物命名:杜鹃路、紫荆路、芙蓉路、丁香路、木棉路、玉兰路……仿佛万花扑来,淡绿挨深绿,深绿挨浅绿。我稍停歇,深呼吸,心静,微笑。

是的,怀念海口人居美,一如怀念薰衣草的故乡——普罗旺斯,七至八月,薰衣草,肆意绽放,九至十月,酩酊醉,结子来年。

想起去年十月,夫逝成空,白发陡增,不甘被打倒,以步为力,从滨海大道向西,往西秀海方向独行。踩着未知,远离人烟,袋中水粮渐少,力气一点点倦怠,恐慌一点点跟随,所幸还有一瓶友人送的黄芪膏,抹在眼底,稍有清醒。醒观前路,铺着今日与明日,今日执笔思,明日写出一行,复明日写下一行,纵是缓慢与艰难,也比一味地抱怨哭诉,昏昏睡年年,年至昏昏昏昏。

袖手无言味最长。恰好此时,得知一作家朋友,舍弃市宅,定居云龙湖畔,大有梭罗式的潜龙化云之势,不禁感怀:如弘一法师云游四海,探求人生的究竟之人,为世所稀,然作家朋友最终圆此修心。

而我一介俗女,不管怎样,秋歌起,一朵云命名为儿子的风筝,一朵花称她为女儿的心思,儿女双全,天地安放。

安放天地间,一如眼前花木街道的徜徉,悄悄地清心洗肺,直至确信我平安地住在此城,直至确信此城温柔地沁入我的呼吸。

海外飞鸿

此夜一轮满

王红雨

今年的秋季特别长,特别暖。天高云淡,阳光温暖,空气干爽。尤其到了十月底,人们散步路上遇见,认识或不认识,都不由寒暄一番:天气可真好啊,感恩啊。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过晴朗,在这北纬四十一度的地方,竟然能看到极光。这不,十月十日这天,夜幕初降,华人邻里的微信群里就一派嚷嚷在院子里看极光。

随着极光的消逝,群里话锋一转,又七嘴八舌说起绣球花。眼下各家喜栽的绣球花品种,有个好听的名字——无尽夏。

我也是冲着这个响亮的名字,九月里终于栽下两盆绣球,殷切希望明年开出饱满的蓝色花朵。深谙园艺的好友指点说,要酸性土壤才能开出蓝色的花朵。于是我把苹果醋兑了水浇在根部,满怀虔诚。

就这样,赶在这个秋天种下明年夏天的展望,颇有几分志得意满。过两天,见新栽绣球原来阔大的叶子全蔫了,大吃一惊,各种猜测涌上来:是种的时候不得法坑挖得不够深?是小动物刨食了根部?是这块土壤不适合?不知还能怎么补救,只是狠狠地浇了一通水,满心懊恼。第二天一早带着忐忑出去一看,喜见绣球从又阔叶舒展,生机勃勃,原来绣球喜欢滋润。经过这一番得失,初种绣球时那一股脑儿的轻松乐观,就添了一番谦逊的愁滋味,一份朴素的见识。

其实,凡园中事诸如种花草,皆如此,包含着几分天算。花苗种下了,殷殷看顾,然而还是会有那么多未知的因素,决定它是否能存活,能承受风雪寒霜动物虫咬,能在明年夏天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一丛开着饱满蓝色花朵的绣球——这一份种花得花的期待里,杂糅着命运的随机和岁月的无常。淡定,真是人生的功课。

又想到今年中秋,夜清澈月皎洁,大家纷纷晒月亮,我没有凑热闹的心思。夜半醒来上洗手间,蓦然置身于一室月华,抬头见浴室的天窗顶着一轮圆月,分外明亮。不期然地一阵感动。回卧室拿手机,举起拍窗顶的月亮,暗中手机运作缓慢,屏幕闪过指示“Hold Still”(稳住),我于是努力屏息凝神手把稳。同时不由心中感叹这份“稳住”,似乎又是一种人生隐喻。思绪飘回夏天,大洋另一边海口家中,某日身体不适早早睡下,夜半醒来上洗手间,懵懂中见地面上一道白,以为是纸屑,依着主妇的清洁本能俯身去拾,却是窗外射进来的一抹月光,心哪里失笑。正如古人云: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说了花好,说了月圆,是时节秋景,亦是人生愿景。大概也没有哪个季节像秋天这样,让人心旷神怡,令人思绪缱绻。

如果说春是轻巧的天女散花,那么秋便是昂然举着火炬的女神。她步履坚实,身姿矫健,一路走来,一路点燃,那一树树的金黄,一树树的血红,一树树的赭赤,一树树的铜锈……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兀自是天地间一场壮观的大戏。而片片彩叶犹如精灵纷纷,在秋阳中熠熠生辉,颤动着翅膀,随风而起,盘旋而下,如恣意燃烧后的灰烬,漫天挥洒,回归大地,孕育重生。

今年的秋天格外长,格外暖。彩叶在暖阳中飘落在身上,像一个祈祷,别在胸襟。



《曙光照美河》(国画) 许艺作